

# 从前的雪

左右

左右,1988年生于陕西山阳,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《诗刊》《花城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天涯》等刊。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诗歌佳作奖、柳青文学奖、延安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奖项

1 从前的雪,下得很慢。  
第一天,慢腾腾地下;第二天,雪下得更大了,雪落在地上的声音,像有人在空气中说话,说话的声音结成了冰;第三天,雪依然倚靠着窗门,歪歪斜斜、慢慢悠悠地地下着,炉子里只剩下炭火滋滋作响的时针。炭火的骨骼在火盆间断肢折骨地走动。

落雪的时候,等晚饭的时间就像爷爷的一袋烟一样细腻悠长。爷爷总是慢腾腾地,等烟锅里的土烟吸完了,天也黑了,才起身去给我和姐姐做晚饭。早就饿坏了的姐姐,拉着我去门口挖埋在雪地里的柿子和土豆。无需马灯,雪就是灯。雪照映在大地上,四周静悄悄的,去菜地的路,亮得与白天没有什么分别。姐姐用冻得通红的手握着铁铲子,挖开一个很深的洞,从洞里掏出几袋早就包好的红柿子和土豆。我和姐姐拿着它们,迫不及待回到火炉旁。柿子和土豆在火炉上滋滋作响,散发出诱人的香味,我们心里也美滋滋的。滚烫的柿子里有雪冰冷鲜美的味道,有雪软绵香甜的味道。  
大雪下了三天三夜,第四天醒来了,雪就停了。打开纸糊的窗子,一股冷风袭来,白茫茫的雪景破窗而入,让我有一些不适感。很快这份不适消失了,久违的笑容挂在了嘴边。窗外几乎所有的房屋、树木和小路都消失不见了。放眼望去,四处都是白的,大地是白的,天空也是白的,连不远处出来觅食的小狗也变成了白的。爷爷从屋后抱着柴火进屋,他的头发和眉毛也被“染”得更白了。

2 从前的雪,下得动人。  
就像村小老师教我们读的唐诗那样: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”村里的小伙伴就喜欢在这样四周无人的雪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雪板,还有在雪地里“埋地雷”。我和姐姐披着稻草编的披肩,走在上学路上,正兴奋走着的时候,我一不留神,一脚踩进“地雷坑”里去了,半个腰身都埋了下去,不能动弹,急得姐姐跑回家大声喊爷爷。爷爷像轻功高手一样飞奔到我跟前,拔萝卜似地把我拔出来。爷爷替我整理好衣帽,拉着姐姐,背着我,深一脚浅一脚向学校走去。姐姐走路也变得小心翼翼,但又格外开心。  
上学路上,树梢上的冰凌非常刺眼,像刀剑一般锋利,我和姐姐不得不带着小虎帽来保护头部,整个人看起来傻傻的。这些都引起护送我们上学的爷爷的极高警觉,他边走边张望。白茫茫的森林,望不见尽头的

路,听到有声响靠近时,爷爷会大声呵问:“谁?!”吓得我和姐姐缩着脖子,躲在爷爷身后。走近了一看,是同村的人,便哈着热气干咳一声,相互招呼。有些人会递给爷爷一根烟,然后继续赶路。那烟早在雪地里冻住了,爷爷把它放在帽子里捂一会儿,然后拿出来,吧嗒吧嗒地边走边抽。到了学校门口,小伙伴们看着我们哈哈大笑,爷爷也哈哈大笑。爷爷的扮相,和古装武侠里的白胡子老人一样,这让小伙伴们很敬仰他,把他视为和雪山里的大侠一样神秘的人物。  
放学后,我很快忘记了上学路上所发生的事,兴奋地走在两旁都是杨树的乡村公路上。雪时不时地从树梢落下来,像要故意和我作对一般。硕大的战场,我孤军奋战,和所有杨树打雪仗,既兴奋又孤独。直到我走到村头,看见其他小伙伴也在打雪仗,我便加入其中。我们从村西玩到村东,再从麦田玩到深林。在深林里,我们将参天大树头顶上的雪用力摇下来,又将黄叶上的雪无情地踩疼,再在白茫茫的雪原上画出一幅幅难看的涂鸦。奶奶总是拿着扫把追着我打,直到她滑倒在地,我才不情愿地将她拉起来。

我常常带着我家的狗走在茫茫深林,听雪和落叶在空中演奏的交响曲,小脚踩在地上,一路咯吱作响。狗比我还善于破坏,它四处乱窜,将雪原中完整的城堡,放肆地蹂躏成废墟,然后对着天空低吼两三声……

3 从前的雪,下得触目惊心。  
秦岭南坡的村子,有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原,叫赛鹤岭。赛鹤岭和武侠小说《神雕侠侣》里的场景一样,大雪茫茫,深不见底。喜鹊和雷鸟时不时地钻出来,还没等人们看清,又飞镖一般“嗖”的一声不见了。更神秘的是,在我还是个学前班孩子的时候,就听爷爷讲,赛鹤岭上有很厚很厚的雪,以及雪狼。雪狼浑身雪白,人走在山上,经常分不清前方移动的土堆到底是雪堆还是雪狼。

有一次村里胆大的小伙伴组织大家去赛鹤岭游玩。我带着狗,在紧张不安中报了名。我们做好了分工,有的负责带路,胆子大且有责任感的负责断后,其余人负责观察周围的动静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手拉着手,拄着木棍向山顶上走去。雪在村里下得很小,但到了赛鹤岭上,雪越下越大,越下越深,我们的小腿踩下去,鞋子都快被盖住了,小腿从雪堆里拔出来颇费力气。树梢上的雪时不时地落下来,有刺耳的声音。树上有一两只雷鸟不时飞过。前路模糊,我们谁也不敢大意。胆大的孩子搞恶作剧,对着赛鹤岭高喊几声,然后往山下跑开了,山上也传来回声。这些回声把我们吓坏了,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往山下跑,有人跑丢了鞋子也顾不上捡回来。我们虽然没有去成赛鹤岭,一路上担惊受怕,但也依然是快乐的。

我们走累了,狗也累了。于是我们躺在干干净净的雪地里睡上一觉,渴了就抓一把雪,然后含在嘴里。我一边颤抖一边哈气,一点也不用担心会吃坏肚子,也不用担心会挨大人的骂。在雪地里躺了一会儿,身上似乎比以前更暖和了,我们沿着弯曲的下坡路,朝炊烟袅袅升起的地方走去。

从前的雪,像远方的童话。从年终到新春,很长很长的时间,雪一直下着。从前的雪,是一首润物细无声的诗,是一场做了一遍又一遍,再也找不回来的梦。



主题词写作

# 雪国

我牵着快3岁的儿子在昏红的人民广场散步,他已经咿咿呀呀地会说一些简单的了。比如突然停下脚步,用半命令半哀求的口吻说:“我要骑马。”我就把双手夹在他两边的腋下,高高举起他,甩到脖子上。他兴奋地挥舞着双脚喊:“驾!驾!”有时候我很好奇,他没有见过马,是怎么掌握了骑马这项技能?但我猜他也一定会喜欢草原。

每个孩子都骑着父亲在长大,都把自己的父亲骑得越来越矮,越来越老。我的儿子骑着,走在熙熙攘攘的黄昏里。小县城走几步路都会遇见个熟人,大家只是微笑着打个招呼,或者开口问一句吃了没,也只是得到一个微笑的回应。  
“儿子,你掐一下我。”  
我的儿子没有听见我说的话,还沉浸在黄昏中,用脚鞭策着他的马。他的草原,他的姑娘……哦,不!我的,我的姑娘……她缓缓走过来,身穿一件大红褶裙,落日的余晖掉在她的头上,长发如河流倾向悬崖,似梦非梦。

“这是你的孩子吗?”她出现在我面前,像从电影荧幕里走出来一般自然。她的声音淡定、从容,又有些颤抖、失落……但她说话的时候,带着的那一抹藏腔,让我空白的脑袋一下子填满了草原、羊群、骏马、拉萨……还有——  
卓玛。仿佛藏区只有两种姑娘,一种叫卓玛,另一种叫拉姆。  
“卓玛,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俊俏精致的脸上写满了无法言状的微表情。  
“你是谁?”我的儿子困惑地望着她。可她没有回答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 
空气里奔跑着无数种情绪,它们在较劲,也在妥协。

“你还没吃饭吧,走,我带你去吃饭。”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什么词,说这些话,是为了缓解尴尬,也是想尽量把自己从幻想的高原拉回现实的山谷。  
她把手里拎着的藏青色的包挂在肩膀上,撩正了额角的头发说:“你带我逛逛吧。”  
然后我们走在街道上,如果是电影,这时候应该有一个长镜头。我的儿子骑着马,旁边是一身



大红的卓玛,这很像一个圆满的结局。  
我的儿子突然嚷嚷着要吃糖,我把他从脖子上甩下来。卓玛跑到便利店,给他买了一颗波板糖,她微笑着剥开,放到儿子手里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似乎有闪电、有雷鸣。  
漫无目的地走出县城,来到伊河岸边,儿子已经在我怀里睡着,他的糖只吃了一半。我和卓玛仍然没有说什么话,她趴在河边的栅栏上,风吹过来,有些陷进她的皱褶里,有些被她高高的鼻梁挡住。她看着河流,我抱着儿子。  
“你来这里多久了?”  
“你回来多久了?”  
“4年前的春天啊。”我记得很清楚,是1月20号,我父亲离世,我从部队回来,再没回去,当了个爱情的逃兵。  
“那时候还是冬天,还下着厚厚的雪。”她说的话也厚厚的,凉凉的,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,于是又陷入了沉默。

# 命运之雪

加主布哈

加主布哈,“90后”,彝族,四川大凉山人。曾获第二届四川十大青年诗人奖、第七届青春文学奖中短篇小说类、《广西文学》新人奖等。作品散见《星星》《诗刊》《青年作家》《四川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《青春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,著有诗集《借宿》。曾参加第13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,入选第39届青春诗会

当太阳把最后一滴血流在列伊河面上,就倒向了仄俄雪山的另一面。  
“你送我回去吧。”  
“回哪里?”  
“拉萨。”她望向我,天已经暗了下来,她的脸扑朔迷离。看我没有回答,她挤出一个笑,说:“你怎么变得像个老头子了。”  
我望着孩子说:“有儿就是父,是父就老了……”  
“我是让你送我回住的地方,就在你们县宾馆。”她打断我的话,同时又转向公路那面,背靠栅栏,双手交叉放在胸口。  
“卓玛,对不起。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 
她的眼泪开始从脸颊滑落。我不知所措:“我当年有苦衷。”  
“你送我回去好不好?”她哽咽着擦掉了眼泪,像是哀求。她的哀求像无数支箭,在我的心空飞,飞,飞。

天已经黑了,县城的路灯零零散散,车辆也稀稀疏疏,她像多年前一样,并肩走在我右手边,我抱着儿子。我的心很复杂,有些享受这样的时刻,又怕遇到个什么熟人,传出些什么流言蜚语。县城就这么小,风吹进谁家,都会携带同样的信息。  
“你什么时候回去?”快到县宾馆的时候,我问她。  
她看了我一眼,深思一下说:“不回了。”  
我又接不住她的话了。我觉得她的话里有一些抱怨、一些不甘、一些迷茫,这让我心里像缠绕了一条麻线。那线似乎没有尽头,没有结果。  
“那你就在这边住一段时间。我最近没什么事,可以带你转转。”  
“我已经在这里待7天了,每年我都会来这里找你。我又不知道你住在哪里,当时你只留下一个县城的名字。”  
“那你可以去公安局找我呀。”  
“我想在街上遇见你,就像当年你在拉萨遇见我。可现在你已经当爸爸了。”  
不觉中已经走到县宾馆楼下,我们互相望着,已经不是开始的模样。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火,我想我还是愿意奔赴那烈焰,那炽热,那飘。可我不能。  
我们道别,转身。回头,她还站在那里。我说要不一起去吃顿饭,她说明天。我说也可以去酒馆里坐坐,她说明天。当我走得很远,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喊:“巴莫,巴莫。”当我再次回头,夜色茫茫。  
这一天我像是做了一个梦。我把儿子抱给妻子,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,一口闷下后倒在床上,迷迷糊糊听见妻子问我为什么不守店。我没有回答,这一天如此荒诞,又如此真实。然后我掉进一场梦里,掉进一片茫茫的草原,掉进一座华丽的宫殿……  
我掉进拉萨,一个叫玛吉阿米的酒馆,坐在靠

窗的位置独饮。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雪,片片雪花从万里天空落下,仿佛是天和人间的一场大仗。可惜了首当其冲的这些雪,一落地就化,他们是死士。这是我们当兵人的思维。换做下棋的人,估计会把下雪当成是上天和人间对弈;如果是牧羊人,也许会把这雪花比作是上天赶往人间的羊群;古时一个姓谢的女子说: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  
我一个人闷着喝了很久,喝到有点晕乎乎,喝到窗外开始泛白,喝到感觉在做梦。然后出现了一个穿着藏装的姑娘,她的脸上别着两根红辣椒。  
“我是卓玛,在藏大读书。”  
“我叫巴莫。卓玛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?”  
“卓玛是个女菩萨,是个女神。”她端起酒杯说:“来,女神敬你一个酒,彝族兄弟。”  
我一口干了,说:“那藏区岂不是有很多女神?你看外面这雪,雪一样多的卓玛呀。”  
“你是把我比作雪花吗?”她又给我倒了一杯。  
“天在下雪,下了无数卓玛,没有一个是我的。”  
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屋檐下,看眼前的雪,慢慢覆盖头上的屋顶,覆盖布达拉宫,覆盖高山草原,覆盖无穷无尽的夜……我们紧靠着彼此,没有多说一句话,就把彼此爱在了骨子里。  
直到布达拉宫传来悠远的钟声,晨曦洒在雪白的屋顶,我庄严地醒来,她的头埋在我怀里,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藏香。太阳的光线一寸一寸,从我们的头顶爬过去,爬着高高的墙,爬过雪野,爬过喇嘛的经声……人间被照耀得十分清白。  
我终于压不住内心的火焰,凌晨的时候爬起来,走出门。这座城市突然下雪来,并积起了薄薄的一层,像在下着一场白茫茫的命运。街道上没什么人。从我家到卓玛的住处只有1公里,我走了很久,终于走到她的房间门口。我试图敲门,停顿了很久,最后还是离开了。来时在路上踏出的脚印,已经被雪覆盖了,就像我们的过去一样。

雪,落满真柏,  
当堆积的雪涌上盆栽。

舍利干从众雪中探出  
一点云色。

如凛风要吹散,  
整个躯干向下埋伏

深藏的、十面的雪盲。  
你感到白茫茫的大地  
时时干净、沉默。

提笔一壁一壁刷白,  
绿针叶与虬曲的老枝。

欲滴的白颜料有  
淡油漆味,你细嗅

隐身的柏,  
站在雪中试图抖落  
——一场空无。

## 雪人

堆雪人,你和  
你的朋友们一起  
堆,一只只麻雀

四下探头。堆  
一个接一个的雪人  
围成一圈。

你们围成更小的  
一圈烤火。

堆一种堆不起来的  
暖意,在融化,  
在渐渐止息的雪……

你堆出你的朋友,  
却无法手拉着手走进

雪原。你独自点燃烟花,  
在耀眼的彩色中奔跑起来,  
感到了幸福。



吴虑,二〇〇〇年生于江西南昌,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。曾获第十二届复旦光华诗歌奖、第四届零零国际诗歌奖

吴虑

雪柏

雪人

命运之雪